

二十世纪中国
文化名人
散文精品

贵州人民出版社

名人学术散文



583946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还期表

名人学术散文

范 桥 张明高 章 真 选编



C0168214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孟志钢 唐昆雄
封面设计 一 惠

二十世纪文化名人散文精品
名人学术散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宇田微机影印厂印刷

851×1168 毫米 1/32 15.6 印张 122.3 千字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7-221-03479-6

I·618 定价:14.75 元

——目 录

前言	(1)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2)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7)
鲁 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11)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25)
周作人	
思想革命	(31)
美文	(33)
《沉沦》	(35)
胡 适	
文学改良刍议	(39)
郭沫若	
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	(49)

《十批判书》后记	
——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	(56)
汤用彤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77)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81)
隋唐佛学之特点	
——在西南联大讲演·····	(86)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	(93)
俞剑华	
谈文人画·····	(98)
林语堂	
论幽默·····	(103)
记性灵·····	(110)
冯友兰	
中国哲学的特质·····	(114)
余生札记之一·····	(127)
钱穆	
略论中国文学·····	(130)
朱光潜	
无言之美·····	(139)
谈趣味·····	(149)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153)
郑振铎	
访笈杂记·····	(159)
翦伯赞	
内蒙访古·····	(166)
丰子恺	

谈自己的画·····	(182)
艺术与艺术家·····	(191)
闻一多	
《女神》之时代精神·····	(194)
张大千	
画说·····	(201)
俞平伯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	(206)
《红楼梦》简论·····	(214)
曹聚仁	
桐城派古文·····	(23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在上海大夏大学演讲·····	(235)
梁实秋	
语言、文字、文学·····	(238)
中国语文的三个阶层·····	(244)
作文的三个阶段·····	(247)
吕叔湘	
苏东坡和“公在乾侯”·····	(249)
钱君匋	
色彩与音乐·····	(253)
中国玺印演变史略·····	(256)
李可染	
山水画的意境·····	(267)
周扬	
现实的与浪漫的·····	(270)
吴组缃	
谈谈清华的文风·····	(274)

吴 晗	
论海瑞·····	(282)
柯 灵	
梦中说梦·····	(304)
虞 愚	
汉字的书法艺术·····	(308)
张中行	
《说八股》补微·····	(314)
《论书绝句》管窥·····	(326)
钱钟书	
论快乐·····	(337)
读《伊索寓言》·····	(341)
侯仁之	
徐霞客——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	(345)
邓 拓	
北京的古文化街—琉璃厂·····	(354)
金克木	
说“梦”·····	(359)
《存在与虚无》·《逻辑哲学论》·《心经》·····	(368)
美术三疑问·····	(381)
孙 犁	
论风格·····	(389)
陈从周	
说园·····	(393)
中国的园林艺术与美学·····	(401)
何兆武	
本土和域外·····	(413)
黄 裳	

访书琐记·····	(432)
汪曾祺	
林斤澜的矮凳桥·····	(438)
人之相知之难也	
——为《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而写·····	(447)
舒 芜	
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	(451)
辛丰年	
读曲听心声	
——门外读乐·····	(461)
王 蒙	
文学三元·····	(468)
再谈《锦瑟》·····	(479)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485)

前 言

本集选录了40余名作者约70篇学术性散文，既可看到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某些重要动态变化，也可作为对那些文化开拓者和当代活跃在文坛的探求者的一个纪念。思想是变动不居的，与时推移，与世推移。时移世异，人们关注的社会文化思想不会是“天不变，道亦不变”那种凝固状态。本世纪西方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主义和方法层出不穷，变动的迅速使人有“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浩叹。本世纪中国不说是西方的翻版，受到的影响之大也远非佛教东来时的情景所可比拟，许许多多东西是新的，或人家已经过时而在我们这里仍然以为是新的；这种晚到的“新”，以近十年为突出，这自然是思想禁锢的一个可悲现象。不过坚冰毕竟已经裂开，现时虽不及“五四”先驱那样能呼啸而进，也不妨冷静的思索和委婉的提出问题。时代和社会到底是不同了。

本集既是学术散文，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文，写法比较灵活，小品文式和演讲录类就是典型的散文。涉及的内容也颇庞杂；杂既可视作缺点，也可视为优点，有时纯粹是病，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反而叫人讨厌，陆离斑驳却叫人喜欢。搬一句老话，好的学术散文往往是文理考据词章三美兼具的，大家是不难做到的，读者当自知之。

编者

1992年6月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兴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寻常小说；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牒，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

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意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窠，导此窍，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人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楞加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颺；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继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逐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种子，逐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人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

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偈大一部《华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湘潇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斋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人移人至此而极！然而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庐仝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

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千万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终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吸呼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餌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鬻贩卒，姬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渍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能自拔故谓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鶩，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逐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覆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

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缱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消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一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余；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置，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陈独秀

文学革命论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

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逐成律体。无韵之交，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先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钞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逐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贴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垛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 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 文学本非为载道而

设，而自昌黎以迄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美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真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誉墓，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最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苦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遇岐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